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

珍寶部七

琥 琥珀

琉璃 車渠

水精 雲母

玳瑁

琥

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爲琥文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白琥禮西方

周禮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琥以繡也

左傳昭七日魯昭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予家子雙琥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一環一璧受之大夫皆受以賜

呂氏春秋曰戰鬪用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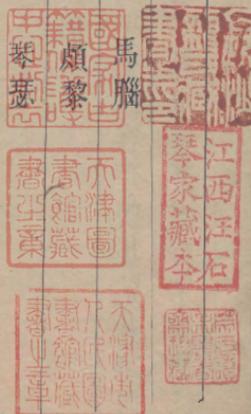
琥珀

廣雅曰琥珀珠也生地中其上及傍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博南縣

典畧曰大秦國多琥珀

續漢書曰哀罕夷出光珠琥珀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遇遇翻翻追書與曰僕聞琥珀不可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宐乎客書奇之由是見稱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常獻虎魄枕甚光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

西京雜記曰宣帝有身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常以虎魄筒盛之

異物志曰虎魄之本成松膠也或以作杯瓶

華陽國志曰珠穴出光珠虎魄能吸芥

西域諸國志曰摩盧水邊沙中有矩要鋒窠燒冷以爲虎珀

玄中記曰楓脂論如地中千秋爲虎魄

博物志曰松脂淪如地中千年化爲茯苓千年化爲虎魄

虎魄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虎魄益州昌出虎魄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二

魄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窠所作未詳此二說

拾遺記曰昔漢武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鳴翔

又曰吳主聞潘夫人有兔合進其國國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卽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又曰孫引爲悅鄧夫人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其頰令太醫療之以白癩骨和琥珀末塗之差遂

神農本草經曰取雞卵煨黃白渾雜者熟煮及尙軟隨意刻作物以若酒漬數宿旣堅納粉其中佳者亂真矣

左思蜀都賦曰琥珀丹青珠江瑕英

潘尼詩曰駕言遊西岳寓目二華山金樓琥珀階象榻瑋

瑁進中有神秀土不知幾何年

馬璿

廣雅曰馬腦石次玉也

魏畧曰大秦國多馬腦

涼州記曰呂纂咸二年盜發張陵得馬腦鐘楹

北齊書曰武平中除傳伏爲東維州刺史會周克并州遣

韋孝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執下授

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卽給告身以金馬璿二酒鍾爲

信伏不受

北史曰梁主蕭譽魯獻馬璿鍾周文帝執之顧丞卽曰能

擲樗蒲頭慮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質主薛端乃執樗

十六節覽

卷八二八

三

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

黑文帝大悅卽以賜之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瑪璿石爲瑪璿勒

拾遺記曰帝顓頊昔有丹巨國獻瑪璿甕以盛甘露充於

厨于巨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璿爲瓶盃及樂

器皆精妙于中國有者一云馬璿者惡鬼之血凝成此物

也黃帝將有馬璿甕將堯時猶在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

立中記曰馬璿出月氏

魏文帝曰馬璿勒賦曰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

馬璿故其方因以名之

陳琳馬璿勒賦曰訛謠溪之寶岸臨赤水之朱陂

陸機靈龜賦曰若車渠統理瑪瑙縵文龜甲錯龍鱗

王粲瑪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兮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兮信莫藏于瑪瑙

### 瑠璃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瑠璃鏡

廣雅曰瑠璃珠也

韻集曰瑠璃火齊珠也

漢書地理志曰武帝使人入海市瑠璃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火精瑠璃

漢武故事曰武帝好神仙起同神屋屏悉以白瑠璃作之光照洞徹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四

又曰漢成帝爲趙飛鸞造服湯殿綠瑠璃爲戶

魏畧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綜紅紫十種瑠璃

魏書曰天竺國人商販至京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于

是採礪山石子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

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吳歷曰黃龍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晉書曰王濟侈豪常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瑠璃器中

帝甚美

又曰汝南王醜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崔洪洪不肯執

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

洞冥記曰東方朔得五色露以琉璃器盛之獻武帝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琉璃屏風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晉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

有寒色帝笑奮荅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吾牛水牛也南土多暑而水牛

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奮太尉之孫奮也

廣志曰琉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

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澆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

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十州記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宮

杜篤論都賦曰槌蟬蛤碎琉璃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五

諸葛恢集曰詔荅恢今致琉璃枕一

傅咸汚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

意既惜之人有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况君子行

身而可以有玷乎

左思吳都賦曰致遠琉璃珂珮

孫公達琵琶賦曰回風臨樂刻琉璃

車渠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魏畧曰大秦國多車渠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車渠爲杯

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古車椀賦曰車渠玉屬多縹織理文出于西國其俗寶之  
小以繫頸大以爲器

王粲車渠椀賦曰雜玄黃以爲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  
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陳思王車渠盃賦曰唯盃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湄光如激  
電景若浮星河神怪之瓌璋信一覽而九驚

王處道車渠觶賦曰温若膝螭之升天曜似遊鴻之遠  
臻

頗黎

梁四公子記曰扶南大船從西天竺國來賣碧頗黎鏡面  
廣一尺四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署五色物于其上向明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六

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豹錢百萬貫文帝今有司算之以  
府庫當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樹大  
雨雨衆寶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中肉  
爛類寶一鳥銜出而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

唐書曰高祖上元二年十二月投汗般王般碧頗黎及地  
黃龜茲白王素稽獻銀頗黎

天竺記曰大雪山中有寶山諸七寶並生取可得唯頗黎  
寶生高峯難得

玄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

十州記曰崑崙山上有紅碧頗黎宮色七寶堂是

廣雅曰水精之謂石英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水精

魏畧曰大秦國一名黎難宮室皆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廣志曰水精出大黃支國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水精闕

山海經曰堂庭山多水玉

今水精也

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飾水精爲泥

又曰鬱夷國于山上架樓室山明以開戶牖以水精火藻爲階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

太古御覽

卷八百八

七

劉禎魯都賦曰水精潛光於雲穴也

劉公幹清慮賦曰入錄碧之閒出水精之都上青巖之山蹈琳瑯之塗

雲母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雲母

漢書曰王莽侍中待詔有說莽鳴目虎吻豺狼聲者莽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風非親近莫得見

范曄後漢書曰鄭宏爲太尉第五倫爲司空初倫爲會稽召弘暑督郵每朝宏曲躬自卑帝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

間

晉陽秋曰孫秀降賜雲母車

梁書曰南岳鄧先生名都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谷斷三十餘載惟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

唐書曰吳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長生之術常服雲母散

又曰尉遲敬德遂飛練白石間居伏雲母粉

淮南萬畢術曰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踐棘

取大雲母塗足踐下棘不能斃

淮南子曰雲母來水雲母石可致水

抱樸子曰雲母五色其多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赤者

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八

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宜以季夏服之晶純白者名磷石可四昔長服

又曰吳景帝戍將于廣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雲母厚尺許

西京雜記曰晉幽公冢甚高美門關皆是石坐撥除深入乃得雲母深處見百餘戶縱橫相枕籍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立或臥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又曰成帝設雲母帳雲幄雲幕于耳泉紫殿世謂之三雲

殿

晉公卿禮秩曰賜太牢安平王合雲母輦

晉宮闕名曰含元池中有雲母船

洛陽宮殿記曰中有林商等觀皆雲母置窗裏日昭之煒煒有光

別山傳曰方回堯時隱人練石雲母

三齊記曰東武城有雲母山山有雲母因以爲名安期先生常所遊餌

東園祕記曰以雲母壅尸則匹人不朽焉貴人素國色亡已十餘年冢爲賊所發形貌如故但冷耳盜共奸通之後捕得之此賊言貴人棺有數斛雲母

石虎鄴中記曰虎作雲母五明金薄扇

裴淵廣州記曰增城縣有雲母向日炤之光耀

地理志曰琅瑯定山出雲母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九

王建平典術曰雲母有五合其色清黑五色亂文者名曰雲母白而微者名曰雲英如水露黃白名雲沙青白赤雜者名曰雲珠黃白而赤重厚名揚起石雲母根也其中黑文斑如錢名雲臍傷人不可服第一磷石第二雲母第三雲珠第四雲英五雲光服磷石壽五千服雲母壽三百年服雲英千年服雲光與天地同保

瑟琴

明皇雜錄曰上于華青宮作數十間屋又爲銀鏤添舡至于檝棹皆飾以珠玉又于湯中壘琴瑟及流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

又曰虢國夫人尊韋氏宅造中堂旣成召匠墁塲受二百

萬償其直而復以金杯三琴瑟二斗爲賞後曾有暴風拔  
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畧有所傷旣撤瓦以觀之皆以木  
瓦其傳作精緻皆此類也

玕琪

說文曰玕石之似玉者也

爾雅曰東方之美者醫無閭之珣玕琪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玕琪樹玕琪玉屬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

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

王珍寶部八

琅玕 碧

火齊 玳瑁

木難 硨磲 璿瑰

玫瑰 武夫

金上

琅玕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則琅玕景

宋均注曰事神明得理則琅玕有光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琅玕焉

說文曰琅玕石之似玉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

魏略曰大秦國出琅玕

山海經曰開明東有琅玕樹塊火山多琅玕

管子曰崑崙墟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弊簪珥而子金琳

琅玕也然後八十里之崑崙可合而朝也

淮南子曰崑崙侵城九重琅玕樹在其東

拾遺記曰崑崙山傍有瑤臺上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

為脂

本草經曰青琅玕一名珠圭

張衡南都賦曰珍差琅玕充溢員方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駢客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璫

盧諶朝霞賦曰相神之於瀛洲琅玕於層城

火齊

說文曰火齊玫瑰也  
韻雜曰琉璃火齊珠也

漢書故事曰上起神屋綴以火齊

吳錄南西卷縣有火齊如雲每重沓可開黃似金

南州異物志曰火齊出天竺狀如雲母色如紫金節如蟬

翼積之如紗縠重沓

張衡西京賦曰翡翠火齊絡以美玉

碧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碧玉出

廣雅曰碧有縹碧綠有碧出越嶲雲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

說文曰碧石之美者

漢書曰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而致之

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 金形似馬碧形似鷄

紀年曰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郢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基及戶悉以碧石

魏畧曰大秦國出碧

晉太康地記曰雲南青蛉縣出碧

異苑曰越嶲會無縣元馬河畔有祠中有碧珠若不祭祀

取之不祥

莊子曰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 司馬彪曰萇宏忠故其血不朽而化

矯世論曰碧似玉惟以頓別之

張衡羽獵賦曰乘瑤珠之雕軒逮輝天之華旗

左思吳都賦曰紫貝流黃縹碧素玉也

左思蜀都賦曰其珠中有青珠黃環碧弩芒消

張衡南都賦曰綠碧紫英青釭丹粟

劉琨與兄弟書曰單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檢送

### 璿瑰

山海經曰沃民之國爰有璿瑰瑤碧

### 玫瑰

廣雅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玫瑰出

魏略曰大秦國出玫瑰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

三

班彪上事曰吏比墓埋有馬被毛鬣角蹄玫瑰宜皆以法禁之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石則赤玉玫瑰

### 武夫

廣雅曰武夫石次玉也

戰國策曰西門豹爲鄴令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白骨疑象武夫類玉

漢書曰董仲舒曰五伯之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硃石

廣志曰武夫有白黑以爲枋碁

杜萬年相風賦曰太僕傳侯命余賦之誠知武夫非荆寶

之倫長庭啟明非曜靈之匹

瑤

尚書禹貢曰揚州厥貢瑤琨

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說文曰瑤石之美者

山海經曰章義之山是多瑤之屬

劉公幹清慮賦曰憑文瑤之几對精金之盤

馬融廣成賦曰鎮以瑤臺純以金提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美瓊瑤

瑊

廣唯曰瑊石次玉也

大正御覽

卷八百九

山海經曰葛山之下多瑊石

郭璞注曰瑊功似玉之石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石則瑊玞玃

玃音力

玞

禮記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貴玉而賤玞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玞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玞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說文曰玞石之次玉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玉則琳玞昆吾

木難

玄中記曰木難出於大秦

廣志曰木難珠其色黃生東夷

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

曹植樂府詩珊瑚閒木難

硬石

禮記玉藻曰士珮瑱而緼組綬

金上

說文曰金五色金也黃金為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

從革不違四方之行也生于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

形

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

舜典曰金作贖刑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

五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

洪範曰五行四曰金從革作辛

周禮考工記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

為磬臬氏為量段氏鑄器桃氏為刃

鄭立注曰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齊

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

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制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鑿鏡也金多錫刃白且明

毛詩魯頌泮水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

周易噬嗑卦曰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鼎卦曰六五鼎黃耳金鉉利

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又說卦曰乾爲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鍛純澤謂

之銑

美金最  
有光

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史記秦本記曰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  
作鄜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帝葬驪山以黃金爲鳧雁

又曰衛鞅入秦孝公以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令乃立三  
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大正御覽

卷八百九

六

又曰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以所著書號呂氏春秋布咸陽  
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余千金

又曰項羽以陳平爲信武君擊殷而還拜爲平都尉賜金  
三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迺封  
其金與印使歸閒行仗劍亡渡河

又曰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疎楚君臣不問其出入  
也

又曰吳楚反孝景以寶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廡  
廡下軍吏過輒合材取爲用無入家者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爲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鎰封

三千戶

又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尙三十萬斤

又曰季布爲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季布諾又曰董偃見寵館陶長公主安陵袁叔謂偃曰顧成廟遠無宿宮何不自主獻長門園於上董君入言主獻之上大悅更名爲長門宮公主大喜使董君以黃金百斤爲袁叔壽

又曰武帝卽位樂大曰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可塞又曰衛青北伐將十餘萬衆擊破斬首虜之士爲賜黃金三十萬斤

又曰劉尚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更生言黃金可成上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 七 令典尙方鑄作事費多方不驗

又曰直不疑爲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同舍卽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而告歸者來歸金亡者大慙又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任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又曰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又曰疎廣徙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俱乞骸骨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名金爲貨夏啟無聞周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故貨寶於金武帝時衛青擊匈

奴斬捕首虜賜黃金二十餘斤

又曰王莽敗省中黃金萬斤者一匱尙六十匱

續漢書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怙梁冀認奮母爲其  
守藏婢云盜紫金千斤

又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舉茂才王密時爲  
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  
何謂不知密愧而去

又曰張奐遷安定厲國都尉羗豪帥感奐恩德德馬二十  
疋先零會長遺金渠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  
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

八

金馬還之

珍寶部九

金中

東觀漢記曰郭況遷爲大鴻臚上數幸其第賞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穴言其富貴

謝承後漢書曰豫童張載字仲宗爲廣陵太守舉孝子吳奉爲孝廉奉齋金爲禮載閉門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逝載追不及賣金至廣陵還奉

又曰富義字仲公常濟人死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候義不在嘿投金于承塵上後葺治屋得金主已死義乃以付縣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

張璠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梁冀益州刺史种嵩發其事

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肚試探之乃得黃金白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

又曰荊州金銀之所出

魏畧曰田豫爲并州胡密懷金三十斤曰此以上公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金朕甚嘉焉又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也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

蜀志曰先主平蜀賜諸葛亮等金數百斤

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

又曰咸寧三年起居注載燉煌郡上金洞中生金百陶不消可以切王

又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梁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晉後畧曰載賈后以鹿車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

晉書曰清河土覃初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歛生隱超如麻粟者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大不御覽 卷八百十 一一 行大典之祥覃爲皇亂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

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文如印齒

宋書曰彥回爲吏部尙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問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南史曰南海扶南國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蓆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初二年遣使貢獻以

陽邁爲林邑王

書曰齊武帝常至劉俊宅晝臥覺俊自奉金澡灌受四升以沃盥因以與帝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汁王者有盛德則游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汗流於浦

又曰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蕭穎胄以荊州應焉時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梁書曰武陵王紀鎮蜀既東下黃金一斤爲一餅百餅爲籩至百籩銀五倍之其他錦綉稱是每戰則懸金以示將王終不嘗賜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

二二

又曰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惠王嘗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鏡問生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南史曰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又曰甄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中裏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大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楹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年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帝刺史乃以彬爲府錄事叅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

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有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

陳書曰歐陽頎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綬密以金五百兩寄顧合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薦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顧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惟所寄金獨存曇綬亦尋卒至是顧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二年八月穀價湧貴金一斤值米二升

又前燕錄曰汜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人有於夜中報昭黃金者昭責而遣之

後魏書曰趙柔字元順常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值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四

百縑柔呼主還之

又曰孫軌字元慶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師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王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金探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又曰段揮自慕容瓚歸魏太武王長安人告暉欲南奔去置金於韉中帝密遣視中果如告者斬之於市

又曰李安世爲主客令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皆齊劉纘王金王肆問僭纘曰北方金王太賤當此山川所出安世曰聖

朝不貴金王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

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

又曰副貨國城周匝七十里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駝七頭高三尺

又曰狀豆國出金銀河鈎差國出金珠

北史曰齊李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所求請故常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地後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橫暴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奴婢一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

又曰隋獻皇后山陵後帝賜楊素金鉢一鉢實以金銀一鉢實以珠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

五

隋書曰上王公以下射王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時皆爲人君失德朕德不修天當青朕萬姓何罪而尙多窮困聞其鬻男女者朕甚慙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還父母

又曰開元中杜暹爲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齋以金遺暹因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而受埋於幕下旣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德宗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拾去寶劍順帝封還大珠朕仰企前王

思齊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入於利非朕素懷  
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甚尙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  
心耶其金坑任人折斷官不得禁之

又曰真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  
趙莫羅眉由南安使凡三輩致書於韋臯各齎生金丹沙  
爲贄三分前臯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爲信歲中三至涼  
師且曰牟尋請帥大國永爲藩臣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  
意堅如舍也丹沙示其心赤耳上嘉之乃賜牟尋南詔王  
又曰韋執誼時爲翰林學士受賕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  
執誼乃探懷中出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若賴先  
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

六

大慙

又曰路隨爲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  
比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賄耶終無所納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相寶  
去七十里湯以杜山之金以贖民之賣子者禹以歷山之  
金贖賣子者江陽之珠天下之美上有丹沙下有黃金上  
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葛  
盧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鎧雍狐山發而出金蚩尤取  
以爲戟楚有汝漢之黃金不詳其文

宴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僅能舉之

列子曰齊人有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

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  
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秦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人邯鄲合趙尊  
秦爲帝魯連子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金爲先生壽  
笑曰若卽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鄣大冶必以  
爲不祥之物

又曰以瓦注曰巧以黃金注者昏

所要重則心矜

又曰至仁無親至信碎金

金玉小信之具耳至信則墜

又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 七

又曰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  
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及舍遂去中山其御  
曰交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其  
人言罪我未至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問中山君因索  
之

又曰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之其病  
居一月公自問張譴曰君子死將誰使代子荅曰無正法  
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

無正

又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尉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  
出之因載百餘之晉見叔向日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

以百金委之叔向受見金而見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以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禁彼不出是惡也不敢禁我城壺丘矣曰善能城壺丘謂秦之公曰為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悅以鍊百金百鎰遺晉

墨子曰昔夏始飛廉折金以山鑄昆吾鼎成而不炊而方自烹不舉自藏不自行以祭昆吾之墟其兆繇曰蓬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使成 遷三國夏失殷受殷失周受

孟子曰齊王以兼金一百遺孟子兼金好金也

列子曰夏革殷謂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州五曰蓬萊其上高觀皆金闕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一千歲為黃龍玦石也中史數五故五百歲一頰音胡貢反頰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為一金而

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

又曰受藏金千斤於靳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又曰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常纏

傅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分定者矣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抱朴子曰合金液用古稱黃金一斤都合用四十萬而成

一劑可令入仙人也其次餌黃金一斤可得地仙  
又內篇曰山中亥日稱人字者金玉知其物則不能爲害  
又曰吳景帝嘗戍將於廣陵掘一大塚棺中人子如生兩  
耳及鼻孔中皆黃金大如棗許此假物不朽之效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

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終  
又曰吳景帝嘗戍將於廣陵掘一大塚棺中人子如生兩  
耳及鼻孔中皆黃金大如棗許此假物不朽之效也

金下

國語曰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穆天子傳曰觀天子寶黃金之膏

金膏下酒玉膏皆其精液也

春秋後語曰尉絡來說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其君臣俱怨若或合從醮而出不意

醮謂祭盟誓之義也

此智伯夫差

潛王所以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賄其豪臣以亂其謀秦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大喜之

又曰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辭謝者三不肯受平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一

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金為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則有取者乃商賈之人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又曰邯鄲之北有蘇人侯蘇秦往說之蘇人侯送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見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耶蘇人侯曰客天下辯士立談之間每奪我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其百金

韓詩外傳曰田子為相三年歸休以金百鎰奉其母母曰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子其去

田子慚愧走出自歸於王還金請退就獄王赦田子罪以

金賜其母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固辭  
又曰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  
友不友當暑不衣裳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賢者  
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土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  
周易叅同契曰黃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英雄記曰董卓塢有金二三萬斤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指侍者與作婦好否皆  
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以金屋貯之

漢武內傳曰帝受西王母真形經盛以黃金之几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二

又曰西王母有九卅金液金漿

漢東園祕記曰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

陸賈新語曰舜藏金於嶰岩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淵杜  
蟠邪絕覬媚之精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圍五

十丈

又曰西右白宮之外有金山上有人長五丈餘名曰金犀

守之

蜀王本記曰秦王以金一萬遺蜀王蜀以禮物荅而盡化

爲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說苑曰申鳴者以孝聞於是王授之相辭不受其父曰使

汝有祿於國立義於庭吾無憂也申鳴從父命爲楚相及  
白公亂申鳴曰今不得爲孝子矣遂援鼓殺白公其父亦  
死王賜金百斤申鳴曰何面目見天下遂自殺

新序曰齊桓公見麥丘邑人問之曰年幾何對曰八十矣  
曰以子之壽祝寡人乎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  
寶

又曰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  
方之日久矣未能禪世上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  
於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囊簡書也

又曰郭隗語燕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馬已  
死買骨五百金不能期年千里馬至者三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三

論衡曰盧江民小男曰陳爵陳挺相與浴於湖崖有酒樽  
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涉水取之重不能舉挺往助之  
樽更爲沉盤動入深淵中挺爵畱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  
千枚卽共掇襖各得滿手歸于其家乃黃金也

論衡曰衆口鑠金者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宜  
故云鑠金

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子此衆人咸共詆訛言  
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爲衆口鑠金  
又曰漢書說王陽好馬車衣服及遷徙所載不週囊衣俗  
代王陽能作黃金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食則  
爲潔白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推之乃傳俗語

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金之爲言禁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樂說稽曜嘉曰君臣之義生於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肥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賣宅與陳應舉家疾賣與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曰無文問曰高冠者誰答曰金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又曰漢文微行懷金過魯少年少年柱金杖出應門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四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將金鳴於山張浦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

又曰方丈有池泥巴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煉可爲金矣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照面不得藏形也

異苑曰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一斤卽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寶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又曰新野黃舒義熙中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又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浣石時見赤氣後有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廣錢子婦孫氏覩二黃烏鬪於浣石上疾往捉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逾急旣得

撞破石內止有二鳥處

又曰卽墨有古塚發之有金牛塞塹門不動犯之則大禍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出去縣三里名夢口穴狀如  
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回翔長鳴  
響徹見人輒飛入穴因號此石爲鷄石昔有人耕此山側  
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遙見便飛入穴彈  
丸正着穴穴凡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門隙不復容人  
又有人乘舡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遍身黃衣  
擔兩籠黃紙求寄載因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  
船適至崖下船主乞錢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下崖直入  
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食器視之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五

盤上唾悉是黃金

又曰先儒說禹時天下雨金三日古詩曰安得天雨金使  
金賤如土周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秦二世元  
年宮中雨金旣而化爲石漢惠帝一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又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由  
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焉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南陰鴻壽亭氏善於易臨終書板授  
其妻曰吾死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  
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亡後  
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後期日有龔使者  
果至妻遂齋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生平

不踐此處何緣爾也況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  
易而未會爲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命侍者取箸而筮之  
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  
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妻兒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  
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餅覆以  
銅鉢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  
卜之言

異物志曰狼隍民與漢人交關常夜市以鼻驗金知其好  
惡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深無可筭津人見一金牛形甚瑰  
壯以金縲絆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六

又曰巴巨縣百金崗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上有瀨亦名  
黃金瀨古有人於此潭獲一金鑲引之遂滿一船而有金  
牛出聲貌莽壯鉤人被駭牛因奮躍還潭

又云晉南頓王平新營一宅始移夢見一人云平與令黃  
欲以一器金賂暴勝之爲暴所戮埋金在吾上見鑿甚  
苦君復築室無復出入涯平明旦卽鑿壁下入五尺果得

金

又曰譙縣城東因城爲臺方二十丈高八尺一尸古之冢  
也魏武帝卽築以爲臺東面墻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  
築復之

又曰海中有金臺臺內有金丸

金中記曰金之精爲牛

又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于狀張惡之  
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止承塵爲福耶入我懷鳩翻  
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  
是之後子孫昌盛

世說曰劉曄譖陳矯明帝以金五餅授矯曰君明朕心願  
君妻子未知也

又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一金管揮鋤與瓦石不  
異華捉而擲去

曹操別傳曰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數萬  
斤天子聞之立泣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七

益部耆舊傳曰王恽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  
因謂恽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乙收藏骸骨未問姓  
名因絕恽賣金一斤以給絮棺九斤置生腰下

魯國先賢志曰叔孫通草創朝儀拜爲奉常賜金五百  
斤通悉以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通聖人也知當  
世務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旁有一人病呼  
曰我長安魏少公聞卿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仰歸  
養之有金十餅素絹二十疋旣死翼賣素絹買棺衣衾以  
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詰之吏捕翼翼具  
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

之  
郗原別傳曰郗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往遼東時同郡  
劉舉亦在遼曷奪太守公孫度度掩捕其家而舉得免窘  
逼歸原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原以舉付之舉臨  
去其手所仗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衆謂度曰將軍  
平日與舉無讐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耳今舉已  
去若更拘閑其家毒螫必滋甚矣度卽出舉家原以金  
還之

茅君內傳曰漢帝及王莽獻金鍾之屬金埋在小茅山  
上

又曰取鉛十斤着鐵器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之華一鉢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八

於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九斤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國作金牀

扶南傳曰毘騫國食器皆以金爲之金多如此問之石路

中山邊無有限量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還溧陽瀨水上欲報自殺婦人  
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中而去須臾有一媵哭而來自  
言是女母取金而去

蜀書曰武帝諸將進金銀或以得官者楊褒諫曰陛下爲  
天下主何得以官賣金耶帝謝之

列女傳曰樂羊子出學其妻貞義截髮供其費後羊子得

遺金一餅以與妻貞義曰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慚而去

之

又曰廣漢女婦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栽菜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窖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俱擔金送與兄嫂

郡國誌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

秦州記曰金城郡應劭云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臨海記曰白石山去縣邑三十里望之如雪上有湖相傳云金鵝之所集

鄭緝之東陳記曰金鈍山之康縣南三里故老傳云有人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九

得金鈍於此故名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貞人乳長數尺入山聚盜遂攻郡常着金摘提屐

又曰金有華出珠崖謂金華采者也雪山在新昌南人會於山中得金塊如升迷失道還置本處乃得出

錢塘記曰縣東南有峴山長老相傳採金於此

羅浮山記曰州南千里有金牛潭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義熙中縣民張安躡得金鑲大如指遂數十尋尋之不已俄有物從出引之掘不能竟以刀斷得數尺安遂致富其後義興周雲甫掩出牛掣斷其鑲得二丈遂以財雄

林邑記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而赤

城照耀似天澗整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喙細者似蒼  
蠅大者若蜂蟬夜行燿光如螢火

地鏡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如大鏡盤

白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  
白鼠以昏時見於立陵之閒視所出入中有金

關令內傳曰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  
晝夜光明乃大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床

宋躬孝子傳曰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  
得榮業妨供養當殺而埋焉錘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鉄  
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

楊雄集曰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公卿以虛費府  
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天子召還匈奴

大云御覽

卷八百十一

十

使者更報單于盡而許之賜雄黃金十斤

孔融聖人優劣論曰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陳思王辯道論曰甘陵始其語余曰本師姓韓字世雅始  
常與思南流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

嶺表異錄曰玉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江溪開皆產金側近  
居人以陶金爲業自旦及暮有不獲一星者

鄭記傷淘者  
詩云披沙萃

苦見傷懷往往分毛瑩亦乖力盡  
千年深水與難全爲一隻鳳皇奴

就中澄州者最爲良金

余頻年使于上國親友

不欲書  
其姓名

附澄州金二十兩與宮灼

權臣余訝其單鮮有人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於堂金

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一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二

珍寶部十一

銀 鎰 黃銀 水銀

鉛 錫

銀

周禮夏官下曰正南曰荊州其利丹銀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鍤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有銀審不及自滿

史記封禪書曰殷得金德銀山溢蘇林注曰溢田

又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黃金白銀為宮闕

大宛傳曰安息國以銀為銀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二

王面焉

又曰爵為父母淘井將銀錢安罐中與父母

漢書曰王莽時珠璣銀重八兩一流直千五百八十張晏曰珠璣

堤縣各萬塘為出銀 池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

西域傳曰無雷國出銀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以金錢為錢十銀錢當一金錢

魏志曰郭修手刃蜀大將軍費為追加褒寵謚曰威侯子

龍加爵拜奉軍都尉賜銀千餅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中宮貴人公主皇子純銀漆帶鏡

一枚西貴人純銀叅帶五皇子銀匣一皇子雜雜用物十

六種純金叅帶方嚴四具

又曰御物及貴人公子皇子有純銀香爐

魏志曰穢國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爲飾

蜀志曰先主平蜀賜諸葛亮等銀千斤

吳志曰孫皓時言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刻上有年月於是改年爲大策

又曰婁圭爲劉表所圍圭飲食健兒數百人人賜銀一斤使繫表

晉故事曰成帝咸康元年有司奏上元給賜衆官銀檢金部見銀一萬五千兩充給

宋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鑄銀鈴二枚

齊書曰明帝每存儉約欲鑄環太官元曰上壽銀酒鎗尙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二

二

書令王宴等咸稱盛德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品既是舊物不足後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

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宐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南史曰梁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京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陳書曰周文育從南海出至大庾嶺遇卜者卜之曰君此下不遇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又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久宿於逆旋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遂却入嶺南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聰引帝入讌語帝曰鄉爲豫章王時贈朕柘弓銀研鄉頗憶不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時不得早識龍顏

後趙錄曰大武殿室皆銀金柱

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礦百石得銀七兩

宣武帝詔

並置銀官  
每令採鑄

又曰孝明皇帝開百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

又曰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合盤釧以白銀以攻

唐書曰武德中方術人師市奴合金銀並成上異之以示

太平御覽

卷入百一十二

三

侍臣封德衷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解學術唯云黃白不成金銀爲食器可得不死

又曰貞觀中治書侍御史權高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  
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百萬貫上謂曰朕貴  
爲天子是事無所少之惟須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  
國家贖得數百萬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鄉推賢進  
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只言稅鬻銀坑以  
利多爲美昔堯抵壁於山拔珠於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  
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  
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又曰太宗引杜淹爲天策府兵曹叅軍文學官學士常侍

宴武詩時有八人同作淹爲稱首賜以銀鍾

又曰貞觀中鴻臚奏高麗莫支離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進曰莫支離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若受其貢何所致伐太宗納焉

又曰元和十四年涇原節度使王潛進銀三千兩熟絲綾三千疋涇州密邇戎境其土無百姓其軍皆仰給度支舊矣若主無名上獻雖吳蜀沃富猶謂取諸人以干媚不免於譏責今則盜削軍實以充貢獻而求恩澤蓋以時急于利勢使然也

又曰太和中尙書左丞王起進叵兄播銀壺瓶二百殺又

大正御覽

卷八百一十二

四

王通犀帶刀劍器仗等

管子曰上有鉛者下有銀

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袿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淮南子曰夫淇衛箇籥飾以銀錫有薄縞之幘下能獨穿也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服可地仙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麕

今有地巾得王

珠金狗之屬皆古者賂夷狄之奇貨

又曰披圖視觀天子之寶器有燭銀

銀青精光如性

山海經曰扭陽之山其陽多白銀

郭璞曰少陽之山其下

多赤銀銀之精者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餘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銀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東方朔十洲紀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南方有山閭明有宮焉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之宮桓譚新語曰期門郎程偉好黃白事娶婦得怪女偉無衣焉婦致兩疋緡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筒中水銀婦乃出其中藥以投之立成偉就求道不授發狂而死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或曰封金銀繩或曰石塗金銀繩封之以御壘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二

五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齶出阮譙王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幽明錄曰徐琦每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使解臂上銀給贈之

列異記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許綠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書一卷銀十餅卽賣一餅以殯殮其餘銀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吳越春秋曰禹登委山得王金簡青王爲字編以白銀異物志曰金鄰國去扶南二千餘里土地出銀

異苑曰弘農楊子聞土中作聲掘得玉後三年有蛇去梁上落糞皆成碎銀作器賣於市得者尋以破滅地境圖曰銀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合

又曰銀精變白雄雞

酈元水經注曰滄水出潯山水原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  
以成金銀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銀沙自出

外國事曰私呵調國王供養道人食日銀三兩

任預益州記曰陶保至益州人饑米二合直銀一兩

王韵之始典記曰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顛及麓崩處有光耀有若星辰焉居人聚觀皆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一

六

是銀鑠鑄得銀也

又曰秋水源山盤石上羅列十甕皆蓋以青盆其中悉是銀餅人有遇之者但得開觀不之可取取輒迷悶晉太元初林駮家僕竊三餅有蛇傷而死其夜林駮夢神語曰君奴不良盜銀三餅已受顯戮願以銀相備駮覺奴死銀在其傍有徐道者自謂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童書擊鼓吹入山須臾雷霆雨石倒樹折木道遂懼走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廣州記曰廣州布政司用銀易朱遂成懸任山有銀空有

銀砂

桂陽記曰臨賀山有黑銀

黃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  
隋書曰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白陳汝至于滄  
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  
水部郎婁前就公義禱乃聞空中有石絲竹之響

唐書曰太宗嘗賜房立齡黃銀帶顧謂曰昔如晦與公同  
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泣然流涕  
又曰如聞黃銀多爲鬼神所命取黃金帶遣立齡親送子  
靈所也

水銀

史記曰秦始皇王葬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轉相輸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一  
而復始

皇覽曰關東賊發始皇墓中有水銀

廣雅曰水銀謂之瀆

吳越春秋曰闔閭墓墓中瀆地廣六丈

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餘歲常騎青牛

鉛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史記曰高漸離秦始皇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鉛置筑  
中舉筑朴秦始皇帝

漢書曰江都王建宮人八子有通者輒令以鉛杵舂不中

程輒掠廣洲王去數召姬榮愛與飲后昭信諧之鉛銷灌

其口中

漢書曰或盜摩錢而取鉛

如淳曰或曰民盜廉溲而其鉛以更鑄作錢

東觀漢記曰曹褒寢則抗鉛

范子計然曰黑鉛之錯化成黃丹丹再化之成水粉

淮南子曰鉛不可爲刀

又曰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

抱朴子曰愚民不信黃丹友胡粉是化鉛所作

桓子新論曰淮南王之子嫂迎道人作金銀又云字鉛與

公鉛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

茅君內傳曰取鉛十斤安鐵器中猛火大燒之三沸投九

轉之華一銖於鉛中攪之立成黃金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一

八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有一人遭父喪當塋而貧窮及公  
度過省之孝子說甚辛苦公度愴然曰卿假求數十斤鉛  
得否孝子言猶可得耳乃具一百斤公度將入前山中架  
小塵下於爐火中銷鉛以其所帶管中藥如束大投拂鉛  
中攪之皆成好銀以與之告曰念卿貧困故以相與慎勿  
多言

述異記曰河間有兩鉛城漢世天與鉛

地境圖曰草青莖赤秀下有鉛

立中記曰鉛錫之精爲老婢

錫

周禮夏官下職方曰揚州其利金錫

爾雅曰錫謂之鞠

周官考工記曰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

史記曰江南出稱梓蓋桂錫連

徐贖曰連音蓮鉛之禾鑄之也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照未見其容也及柎之以錫磨之以檀則鬢眉見

山海經曰龍山之下多赤錫濯山多白

越絕書曰赤謹山破而出

吳越春秋曰越王兄常嫂殿治子不能鑄鉛錫爲干將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常見一人本宦族子弟仕郡遇公事簿書不了當陪官錢百萬賣田宅車牛不售而停見收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二

九

繫公度語所富人曰子可以百萬錢借我我欲以救人後三十日當倍相還富人喜敬之卽以百萬錢與公度以與遇事者曰卿能得一百二十斤鉛不遇事者卽具之公度於鑪中銷錫復以其腰閒管中藥一方寸七投沸錫中覽之皆成金卽稱賣與人得錢百萬以還人近光熙元年問公度到南陽太和山中

博物志曰積草三年燒之津液下流用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三

珍寶部十二

銅

鐵

金銅

玉石

銅

左傳僖中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二鍾

史記曰秦使徐福入海還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汝秦王之神薄得觀而不得取從臣往蓬萊見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光照天

又曰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爲銅鑄金人十二家千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三

一

石置庭中

又曰張孟談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宮室之堂皆以練銅爲柱

又曰趙襄子使厨人以銅斗擊代王殺之而取其地

又曰上使善相相鄧通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出徼鑄錢盡沒入一簪不得著身寄死人家

又曰龍門碣石多銅鐵

漢書曰武帝卽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上  
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  
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又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又曰王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並起立莽惡之使尚方鑄減銅人應之

又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人民亡命者盜鑄錢

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又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葬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色銅為之

又曰無雷國有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三

二一

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使液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

又曰修王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其音中黃鍾也子為黃鍾及天祿蝦

蟆又鑄四出文錢天祿獸也

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又曰馬援征南海鑄銅柱於林邑國以極漢南界

又曰崔烈納錢為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

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又曰黜子訓遁去不知所止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老翁共磨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

魏畧曰明帝徙長安諸鍾簾駱馳銅人承靈盤惟銅人不可致治霸城又鑄作銅人列坐於司馬門外

吳志朱異口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塘

晉書曰南陽王模督秦雍時關中飢荒百姓相噉如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鍾鼎爲金器以易穀議者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

太平御覽

卷八十一

三

襄國列之永鄴門

九史曰後魏明帝初爾朱榮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豫成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罇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

又曰開元十三年宋州獻古銅鼎十九及鍾磬甌釜杓樽盤瓶各數四時宋城尉晉日休因版築獲而獻之

又曰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爲玄宗擬其形容首冠環焰足盛齒苔與尊佛之像閒列於殿堂號爲貞容及山東焰率鎔毀而恒州獨存

又曰文宗問宰臣曰解輕錢重如何宰臣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但且禁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卽必擾人季珪曰今請加鑪鑄錢他法不可先有止令州府禁銅爲器當今以銅爲器而不知禁所病者制劾一下曾不經年而州縣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視之爲常今自淮而南至于江嶺鼓鑄銅器列而爲次州縣不禁市井之人逐圭刀之利以緡範爲他器鬻之售利不啻數倍是則禁銅之令必在嚴切斯其要也

又曰五臺山有金閣寺廣鑄爲几塗金其上照曜山谷計錢巨億萬

淮南子曰銅英青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三

四

又曰銅不可爲柶

抱樸子曰吳時發銅陵大冢中有銅爲人十數頭皆長五尺

又曰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子日中時鑄五石下其銅五石雄黃丹沙雌黃礬石會青也皆鑄粉之以金華池漆之內太一神鼎中下以桂薪燒之銅成以銅炭治之取牡銅以爲雄劍取牝銅以爲雌劍帶之以天河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進也欲知銅之牡牝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鍋以其在火中當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則牡銅也凹陷者則牝也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銅之精也

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亦多銅

帝王世紀曰紂作銅柱令男女裸形緣之烙則姐已笑  
國語管仲曰美金以鑄戟劍試諸狗馬狗馬難爲利者惡金以鑄

鉏夷斤惡粗夷平也以削草平地也斤形似鉏而小櫛斫也

廣雅曰白銅謂之鍔赤金謂之錫

漢武內傳曰上起神屋臺以銅爲柱黃金塗之

神異經曰入金山下四文得丹楊銅

張華曰此銅與金相似與青曰陶丹銅以

爲

賈誼書曰下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見銅人十二枚

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彩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三

五

儼然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內  
空一管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組繩則琴筑笙竽  
皆作聲音與真樂不異

虞喜志林曰建武中南郡男子獻銅鼓皆有銘及吳時江

水中鐘上有百餘字人莫有識者

地中圖曰草莖黃秀下有銅器

士幃曰銅出於石爲鈴則小鑄鍾則大

南中八郡志曰雲南舊有銀窟數千劉禪時歲常納貢亡  
破以來時往採取銀化爲銅不復中用

世語曰元康八年陵雲臺上生銅

賈誼鵬鳥賦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張瑩漢南記曰安帝見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時有大人十二身長五丈履六尺皆夷狄之服見於臨洮此天將亡秦之證而始皇誤喜以爲瑞乃鑄銅人以爲像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傳載云其人曾上有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爲牛銅屋行宮

荊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岩塘故老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傳變綠魚爲之死

武當山記曰山有石室守有銅杖長三尺

越絕書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因爲循鈎之劍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三

六

玄中記曰銅之精爲童奴

嶺表異錄曰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員一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已來鑪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鼙貞元中年鄜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卽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中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緣掘土得一銅鼓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于延慶禪院用代木魚

鐵

尙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厥貢璆鉄

尙書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命有司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無或不食

左傳昭七年曰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

子刑書

各世功力共鼓石為鐵一鼓而定之

春秋演孔圖曰八政不中則鐵飛

春秋繁露曰蒸石取鐵非人意也禍福所從生亦非人意

乎

廣雅曰鐵樸謂之礪

史記曰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也

又曰卓氏宛以鐵冶致富

漢書五行志曰武帝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消皆飛去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三

七

時劉屈氂為太守後死象

漢書曰高祖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器藏之宗廟

又曰張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

十斤秦始皇至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皇帝副車

又曰張敞弟武拜為梁相武曰當以柱後惠文冠彈治之

耳柱

後以鐵為柱法官冠也

又曰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治飛鐵

又曰李尋說王根曰政感陽猶鐵炭之炭低昂見救可

信者

天文志曰懸七炭也母錫易土耳先冬夏至懸鐵炭於衡冬一端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炭而

鐵仰

又曰媯羗國有鐵自化作兵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降徐宣等曰自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世祖曰卿鐵中鎗鎗傭中佼佼耳

又曰公孫瓚徙鎮易京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魏畧曰辰國出鉄韓穢皆從市之諸市買皆用鐵而中國用錢也

王隱晉書曰石苞自仲容初爲縣吏買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見苞異之便與結交

晉陽春秋曰肅慎土無鹽鐵

晉書曰林邑國王范逸死奴文篡立文曰南西人縣夷師范雅奴也常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鄣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障破者是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二

八

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

晉書載記曰赫連勃勃以鐵代爲氏曰使我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可伐人也

齊書曰高祖素儉約後宮物器欄檻以銅爲飾者並改以鐵

梁書曰康絢築浮山堪將合淮水漂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乘風雨決壞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鑿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

後漢書曰崔挺爲光州刺史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莊子曰金鐵蒙以大綵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淮南子曰上古之時未有鐵器磨蜃以梅

又曰鐵不可以爲舟

又曰豐水之深十仞不受塵埃投金鐵焉則形見於水

山海經曰克光之山龍首之山其陰多鐵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

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爲兵器其利如剛各曰噉鐵

俗云作鐵元

經曰有方噉鐵糞利爲剛食鐵飯木腸中不傷也

河邑曰赤帝有女譌鐵飛之異

新序曰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况於人

論衡曰紂力能折鐵申鈞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三

九

盧緜四王起事曰張方請帝遷都五千騎皆鐵纏稍

魏武故事曰領長史王泌是吾披荆棘時吏忠而勤事心如鐵石

語林曰許玄度出都爲弟婚弟少愚恐人嘲弄玄度爲解而獲免其笑曰許玄度爲弟張十重鐵步障

異苑曰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遂狡免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十洲記曰流沙在西北海中上多山川積石爲崑吾石治其石城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如切泥土

廣洲記曰鄧平縣有鐵石

南方草物狀曰鐵出耽蘭州襄夷莊船載鉄至扶南賣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鑄鐵錢百姓貨賣不行

金剛

晉起居注曰咸亨三年燉煌上送金剛主金中不洵不消可以切玉出天竺

玄中記曰金剛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鑲著手指閒以割玉刀內鑲中以刻玉

南州異物志曰金剛石也其狀如珠堅利無匹外國人好以飾玦環服之能辟惡毒

南越志曰波羅基國出金鋼珠朗照幽夜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金鋼指環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三

一

抱朴子曰扶南有金剛可以刻玉體似紫石英外國人名爲千延至於百文底著盤以鐵錘打之不能傷以殺羊角扣之則漼然

鑰石

廣志曰鑰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

鍾會勸堯論曰夫莠生似禾鑰石像金

齊周捨諧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司何以捉鑰石皆爐荅曰檀越既得戴毒縣貧道何爲不得執

鑰

唐書曰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鑰石帶入聘王了年拾遺記曰石虎爲四時治臺皆用鑰石玳瑁爲徒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三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三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四

布帛部一

絲

素

緝

纈

綵

染

絲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海岱惟青州厥篚栗  
絲

周禮天官下典絲曰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  
堂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皆以物受之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又冬宮考工記曰慌民凍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

大云御覽

卷八百十四

一

暴之書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稱絲

又內則曰子能言教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又曰少儀曰國家靡弊則君子不履絲

左傳隱公曰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濟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治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春秋考異郵曰四月蠶餌絲

毛詩鵲巢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羔羊之革素羊

絨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又鵲巢何彼穠矣曰其鈞惟何惟絲伊緝

又擲栢舟綠衣曰綠衣絲兮女所治兮

又鄺栢舟于旌曰子于旌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  
之

又淇澳氓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  
又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又綠衣曰絲人其經載弁倅倅

又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  
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繫  
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  
然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四

二

袁宏漢記曰郭太傅童子魏照求入其房供給洒掃太曰  
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  
絲之質附近采籃

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以青絲爲牛鞞詔以青麻代之  
晉書曰呂光竊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傳營救療有外  
國道人羅文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之又誑詐  
告資曰又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  
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炭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又療果無效少日資

宋書曰諸葛闡上言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常之苦機杼居不變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南至有五絲命縷之服仲夏北至比肆連行糾繩縻無用之工立黃侵衣革之費飾綵雖貴始無所入尺絕寸分終於捐棄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謂宜禁革

後魏書曰山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琬夢亮於山上掛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暮而受

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使貢絲於周室

墨子見染絲者嘆曰染于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淮南子曰蠶餌絲則商絃絕

商金聲春蠶吐絲金死故絕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四

三

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

郭璞注曰蠶類也

呂氏春秋惠子曰使女工化爲絲不能治絲大匠化爲木不能治木

家語曰子張問入官子曰修身返道故夫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匠完材賢君選左右

論衡曰蠶合絲而商弦絕按子生而父氣衰新絲既登故休者自壞耳

桓譚新論曰昔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序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暘五色續命絲俗說益人命

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泥則

士緯曰絲俱坐於蠶爲繒則賤爲錦則貴

神仙傳曰仙人用五色絲作續命幡幡安五色

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袁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警虛譽  
遣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  
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令吏治濤所濤於梁上下絲  
已數年塵埃黃黑印如初以付吏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所推上爲賢良國  
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襪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躡倍躡  
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記倍記爲總倍總爲遂此自少之  
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  
爲不足修而不爲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四

四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時因祗國致女工一人善織新輕  
素以五色絲內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

神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貌美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  
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寶忽有五色  
蛾集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  
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之蠶收得蠶百二十枚蠶  
大如甕每一繭繰六七日絲乃盡繰訖此女與園客俱去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貢方物有黃絲二百斤卽扶桑蠶  
所吐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鑪重五十斤繫六絲以

縣鑪絲有餘力

楚辭曰茅絲兮同綵冠履兮共虔

宋玉鈞賦曰夫玄淵之鈞也以三尋之芋八絲之綸

荀卿琴賦曰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爲琴蘭之絲  
以爲絃

嵇康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古樂府歌詩曰羅敷善桑蠶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柱  
柱爲籠鈎何用識夫婿白馬紫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籠  
馬頭

蔡邕廣連珠曰叅絲之絃以絃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絕

陸凱奏事曰諸暨永安出御絲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四

五

素

釋名曰素朴素也已織則工用不復加功飾也

史記曰蘇氏遺燕王書云齊紫敗素而賈十部

東觀漢記曰鄭據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詔  
書示官府賜素六十疋

漢書儀曰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都布紫白素裏  
漢官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表曰素裏

魏志曰學者資於人猶藍之染素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疋八百

孟子曰陳相道許行之言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  
許子必織布而後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自爲之與曰

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

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一紫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黑賢聖不能自治於亂世  
班固與弟書云今賫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馬

宋玉美人賦曰腰如束素

徐幹團扇賦曰惟合懽之奇扇肇伊洛之素絹

古詩曰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丈織素五丈  
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班婕妤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懽扇團圓  
象明月

楊雄答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四

六

把三寸弱翰筆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方語歸卽以鈇槌  
次之於鈇槌三十七歲於今矣

繪

史記曰爲保氏以繪遺戎王戎王十倍報之

帝王世紀曰妹喜好聞裂繪之聲桀爲發繪裂之

漢書曰灌嬰睢販繪者

又曰廣川王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美人主繪帛  
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繪丐諸

宮人

獻帝紀曰是時新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繪以  
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服胡爲復作也詔賣廐馬百

餘四御府大司農出雜綵二萬疋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  
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惟曰我邸閣儲峙少乃悉載  
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距也惟終不從

又曰李惟特合羌胡數十人先以御物繪綵與之

晉書曰單道爍燉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繪服皆不著

宋書曰朱陽百居山陽有時出山陽爲妻買繪綵三五事  
好飲酒遇醉或失之

後周書曰梁主蕭歸朝於鄴高祖與之宴大悅賜雜繪萬  
段良馬數千匹并賜齊後主被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  
以遣之

續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四

七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上加細布裳且爲  
戎狄姓著紫纈襦襖以外國色錦爲袴褶

後魏書曰封回爲都官尙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事長  
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疋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曉往  
諸回坐未定問安州興生何事便回曰卿荷國寵恩位至  
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  
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綵

尙書禹貢曰徐州厥篚玄織荆州厥篚玄纈

禮記玉藻曰無君者不貳綵非列綵不入公門

史記曰通邑大都采千疋比千乘家

漢書曰孝文六年遺單于赤緋綠緣各四十疋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與朱季市弓弩絳衣赤幘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同舍郎有歸寧者誤持同舍郎絳去  
嫌重取重不申曲直置絳還之去卽還得絳甚愧於重  
袁山松後漢書曰劉盆子拜竟復從劉仲卿居仲卿爲盆  
子制絳單衣

張璠漢記曰朱雋少孤母以販繒綵爲事同郡周起負官  
債百萬縣催責之雋竊母帛爲起償債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舊絳五十疋紺青五十疋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降上賜遜繒丹漆

梁書曰張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四

八

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已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平并州悉復故地上悅置酒含章殿  
宴羣臣極懽遣入御府賜繒綵皆負重而出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五素不得一紫公患  
之管仲曰君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惡紫臭公曰諾二日  
境內莫有衣紫者

風俗通曰夏至著五綵辟兵題綵曰遊光厲鬼知其名無  
瘟疾五采辟五兵也按取新斷織紫戶亦此類也

世語曰王經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絳二十  
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納書棄官歸

崔實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染綵色

擊虞夾疑論曰古者男子皆衣綵有故乃素服秦漢以來服色轉變今惟朝廷五服用

裴玄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繪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黃居中央各曰襲方綴之於複以示婦人養蠶之功也傳聲者誤以辟兵

李陵與蘇武詩曰有烏西南飛熠燿似蒼蠅朝發天地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書託之箋綵繪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箇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蔡邕女誡曰禮女始行服纁七絳也上正色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細綠不以爲上縉貴厚而色尙深爲其堅紐也毋亾儉報弟書曰今別致絳二百疋可以供送塋之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四

九

染

周禮天官下曰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冬獻功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欽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又冬官考工記曰鍾氏染羽以朱湛丹林三月而熾之

農云湛漬也丹林赤粟元湛讀如新車惟燬之淳而漬之沃  
之和熾燭也豕所以釋旌旌及王后之車  
也 三日爲纁五日爲緞七日爲緇染纁者三八而或又再染以黑則爲緇

禮記月令曰季夏命有司染綵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

爲旗章以別貴賤等服之度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其質綵正善

爾雅曰一染謂之緇服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蒼黑謂之黝

漢書王莽傳曰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鬢髮

吳錄曰九貞移風縣有赤絮膠人規土知蟻發以木枝挿其中則蟻緣而生漆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

宋書曰陶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

呂氏春秋曰素染於青染於黃五入而五色堯舜三王染於賢聖而治桀紂幽厲染於凶佞而亡

博物志曰蕪蘇子染法蕪蘇子一升可染一疋直以水浸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四十

之耳

釋名曰緇桑葉初生色也

廣志曰烏丸與匈奴同俗丈夫婦人爲木幘朱染之如杆益以香頭

神仙傳曰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蘽根二百餘年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與貧病者

環濟要畧曰正色有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有五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五

布帛部二

錦

繡

錦

說文曰錦襄邑織文也

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禮記王制曰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成猶善也

禮記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衣衣錦緣錦綢并組錦束髮

皆宋錦童子宋冠之稱冠禮曰黼者絲衣紛也

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又曰居士錦帶

又中庸曰詩云衣錦褻衣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也然而日亡

左傳閔公曰衛遷于曹齊桓公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襄三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襄五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使

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王

又襄六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吾愛之使社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

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

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言

邑人軍多  
美錦也

又昭四曰晉合諸侯次於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蕪蕘者

淫放也欲使衛  
惠之而致貨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饋  
大夫也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  
下喻近而敢有

異志蕪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  
之也叔向受羹反錦受羹  
市不

逆其意且  
非宜也

又昭四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

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  
夫也囊錦奉壺飲水以匍匐焉守

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匍匐竊往飯季孫也  
水箭筒蓋可以取飲

大云御覽

卷八百十五

二十

又昭六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  
人皆魯

氏家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  
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縞一如瑱瑱充  
耳縞

卷也意卷使如  
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齋子猶家臣  
猶梁丘據能

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  
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子猶當

五斗庚庚十  
六斗凡八千斛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

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  
陳陳之以百兩為獻

子猶受之

又哀上曰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

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實也  
地主所謂王人抱餼

以相辭也名以禮  
辭讓今吾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

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路

毛詩淇澳頌人曰頌人其頌衣錦裂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又蟋蟀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巷伯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蕤兮

斐兮成是貝錦

斐文相錯也

彼譖人者亦以太甚

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

爾雅曰素錦雕杠

尙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

太乙御覽

卷八百十五

三

蠶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

漢書曰項羽在闕中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曰景帝二年下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

工宜禁之

又曰賈人毋得衣錦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古官衣紗縠軍衣虎文錦袴餘郎

亦然

漢官典職曰尙書郎直中官供錦被

魏志曰景初中賜侯女王絳地交龍錦五疋紺地勾文錦  
三疋倭獻暴文雜錦二十疋

魏文帝詔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卑尙  
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  
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稽首  
典峇曰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  
者必見小寡君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

吳志曰蔣欽爲右護軍孫權常入內其母練帳縹被權歎  
其在貴守約敕御府爲其母作錦改易帷帳

又曰甘寧往止常以繪錦維舟去輒割弁以示奢  
大正御覽 卷八百十五 四

又曰諸葛蠡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蜀文  
繡獨爲奢侈

環氏吳紀曰蜀遣使獻重錦千端

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舍船步走燒皮鎧以斷  
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及千疋  
王隱晉書曰袁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勗勗曰君稱

其好人則多所宜可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乎甫  
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幘

王隱晉書曰竇滔妻蘇氏善屬文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

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文因詩以寄滔循環宛轉讀

之詞甚悽切

晉書曰石季龍僭立遷都於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於勒下書依澄以綾錦乘雕輦

南史曰宋元凶劭將作難賜袁淑等袴褶又就主人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蕭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摺

齊書曰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願見丘遲謂餘尺旣無用以遺君自爾潦文章蹟矣

趙書曰前石列謂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引錦一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五

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旣至鄉衣錦晝遊政體嚴細甚無聲譽

又曰孝武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陵王駿獻錦一疋

北史曰齊畢義雲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安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桴蒲取之

唐書曰王方度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內淸肅手制褒之曰朕以鄉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旣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端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歷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

部侍郎判度支第五奇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晏郭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叅其會焉朝恩出錦三十疋羅五十疋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權而罷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爲之纏頭晏享加惠借以爲詞

又曰大歷中代宗敕曰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好惡布帛精麤不中度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己淳朴化人每尙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兼贈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奇文恣其誇竟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功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瑞金透背及大綱錦塌鑿太硬已上錦獨窠文紗大云御覽 卷八百十五 六

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文字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方字雙勝及諸織差樣久字等亦宜禁斷

又曰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賊許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勸所逐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官錦十雙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身笏錦三十疋

范子計然曰錦大丈出陳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太子華曰若能入火取得錦者從所多  
少商丘聞入火往還而身不燒

尸子曰夫絲捨而弗治則腐而棄使女繰之以爲美錦人  
君朝而服之

子思子曰管仲續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  
不尊

淮南子曰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帛也美而不等  
抱朴子曰籍儒董鄒猶錦統之裏塵埃

又曰寸錦足以知巧制暑足以知勇  
又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常布

又曰小文雖巧猶寸錦細碎之珍

太公御覽

卷八百十五

七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  
綾統三百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拜玄璧以見西王母  
好獻錦組百純郭璞注曰純正錦名也西王母再拜受之

又曰盛姬之喪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箙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  
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矐不王母  
出以示之曰此五岳之真形圖也文祕禁豈汝穢質所宜

佩王母命女宋靈寶更取一崙以與武帝寶探懷中得一  
卷盛以雲錦之囊王母起立手以付帝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側

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於戰此幼子也寡人收之

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澣左以灰物故有以醜治好者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臺爲廉有走龍有翻鴻錦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轡鏤以金銀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名環上東有雲石廣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角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其質輕復柔滑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八

又曰周成王時因柢國致工女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手引而結之便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如雲霞有樓堞有離珠錦文似貫佩珠也有篆隸錦文似羅燈燭七幅皆廣三尺

又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又曰吳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華陽國志曰蜀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錦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戎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某有明君何敢負也

陳畱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渙之間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績交俗人見其似錦因謂之錦鳥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魚五色流蘇或川賈地博山文錦或有紫緋及小明光錦

又曰織錦署在中向方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九

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

丹陽記曰厨場錦署平關右遷其百工也江東歷代尙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布於蜀而吳亦資西道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慙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曰

世說曰石崇錦步障四十里

左思蜀都賦曰貝錦匪成濯色江波

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補

毘之女不好華麗繡上夫人罽子破緣以錦不肯服從外  
孫胡母楊止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

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虛史敵之資唯仰錦耳

張溫表曰劉禪送呂溫熟錦五端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繡

仙書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尙書大傳曰未命爲士得衣繡

毛詩終南曰君子至止黼衣繡裳

又楊之水曰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又九段曰九段美周公也我邁之于衰衣繡裳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十

周禮秋官下小行人曰右六幣琮以錦琥以繡

又冬官上畫績曰五綵備謂之繡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恆必修其故

左傳閔公曰狄伐衛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矢曰以此贊

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文繡布地必動絕無嗣

釋名曰繡修也文修然也

史記曰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又曰文帝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不得文繡以示

淳朴

又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

漢書曰廣川王去後昭信譖姬榮愛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王刺方領繡去取燒之

又曰齊織作繡宣帝時呼韓耶單于來賜 繡綺八千疋

又曰武帝祠大一祝宰衣紫及繡

又曰江充使匈奴拜直指繡衣御史使督三輔

又曰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遂捕盜賊威震州郡

又曰劉寶刺文繡

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又曰霍光薨贈絮繡被百領

又百官表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武帝所制

東觀漢記曰更始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十一

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達隨獻王珙更始竟不能發

又曰李忠獨不掠財物上曰我欲賜之諸君無望乎取大驪馬及繡被以賜忠

魏志曰張旣爲尙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君曰還本州可謂衣繡畫行

魏畧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絹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陵

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後魏書曰王憲爲并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時賜錦繡

有帛珍羞醢膳

管子曰梁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爲衣服皮帶菱今則厚歛百姓以錦繡文彩靡曼衣

范子計然曰能繡細文出齊上價正二萬中萬下五千也孫卿子曰天子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綵雜間色重文繡莊子曰楚聘莊子莊子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淮南子曰繡爲被則宜爲冠則議

國語齊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帝王世紀曰紂不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遊於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十三

九重之臺

賈誼曰繡是古天子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墻屋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其吳人飾舟以送之左百人

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歸以告平公公曰吳其亡乎

又曰鄂君乘青輪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

楊子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爲華藻又從而繡其聲悅

鹽鐵論曰古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今富者綺羅紈素綈繡水綿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能織綿恒婦無

不巧者曰見而手狎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  
文吏文吏不能爲儒生也文吏一旦在位則鮮冠利劍一  
歲與職則田宅併集

父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綿帛何以異哉及其加五采之  
功施計縷之飾則文章煥熠學士有文章其猶綿帛布色  
之功

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  
學祭酒及寢疾預貢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塚

焦贛易離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王堂

洞冥記曰甘泉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三

王子年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  
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

又曰吳主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隳思得善畫者使  
畫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  
可爲久寶要妾能利繡作列國畫於帛上寫五岳河海城  
邑行陣之形追於吳主時人謂之絕針

吳越春秋曰吳王死爵曰不忍見伍子胥吾死必結壁連  
組以羃吾目恐其不被卽復重羅繡三以爲掩明生不昭  
我身死不見我形吾何言哉

物理論曰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縷以

衣尺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

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辭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或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經而死

又曰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弦樂土梗非其趨也

世說曰曹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戒經六禽變曰寅鳥衣裳文繡

夢書曰錦繡爲憂事有文章夢得繡憂縣官也

班固詩曰長安何紛紛詔堊霍將軍刺繡披百領縣官給衣衾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五

一百

班固與竇將軍牋曰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鞞囊一雙慕容晁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鞞一量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六

布帛部三

羅 綺 織成

綾 縠 紗

綃 縠 縠

紬

羅

釋名曰文羅疏也纒徒也麤可以徒物也

魏文帝詔曰江東爲葛可寧比羅紈綺縠

魏志曰自公侯已下大夫已上皆服綾錦綺羅金鏤之物

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道于賤人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八

一

晉書曰謝玄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不欲傷其意恩  
賂而焚之遂絕

晉令曰第一品已下不得服羅錦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絳真文羅一幅帔一絳林文繡羅

一幅帔一絳真衣羅袴一

王孫子曰隨珠曜曰羅衣從風

燕舟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楫其胷秦王願聽琴

聲而死召姬人鼓琴 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

淮南子曰齊俗有紫繡羅紬

漢武內傳曰帝以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之內設大床於殿

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西王母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褰三十條以陳踊躍金花紫羅而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幃

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洩古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筒鳳文羅四十尺

徐延年別傳曰進士姓徐名延年仙人以新黃羅衣衣之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五年因祗國獻女工一人善於工巧體貌輕絜被織羅新繡之衣

又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宮趙夫人乃織織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

累苑曰張仲書爲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輒見門側有紫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內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以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張惡而笑之猶自數生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疾而死

世說曰武帝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以手擎飲食

宋玉風賦曰躋于羅帷經于洞房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襪懾懾而容與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衣裳

古歌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攜琴上

高堂

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璫

綺

廣雅曰鬱金流黃綦綺

說文曰綺文繒也

釋名曰綺踦也其文欹斜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似盃也有長命其采色相間皆橫也榻言長之者服之使人命長本造者之意也有棋文方文如棋也

漢書曰班伯侍講金華殿在織襦紈之間非其好也

又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六

三

又曰孝文六年遣匈奴書使者言單于服繡俗綺衣

東觀漢記曰馬后袍極粗疏諸王朝望兒反以爲綺后曰此繪染色好故直用之

漢書儀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

于寶晉紀曰初洛中各服有白石綺織者尤之曰石非綵綵之稱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已下得服七

綵綺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一絳石杯文綺被一七綵杯文絳袴長命杯文綺袴

司馬相如長文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紐之連網

班固西都賦曰紅羅颯纒綺組續粉

潘岳秋興賦序曰今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璫  
冕裳綺紈之士此焉遊處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  
被

又曰細綺爲下裳紫綺爲上襦

曹植詩曰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清晨秉機杼日暮不  
成文

織成

廣雅曰天竺出細織成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章衣襄邑歲獻

大正御覽

卷八百一十六

四

織成虎文

魏略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

吳時魏國傳曰大秦國天竺國皆金縷織成

晉後畧曰張方兵入洛諸官府大劔掠御寶織成流蘇皆  
分割爲馬襪矣

晉令曰織成衣爲禁物

搜神記曰陳節方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姊合采  
宛轉絲繩係身獨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卽位常以  
琥珀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文織成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縣遣飛

薦書曰今日嘉良貴姊懋膺洪冊上櫨三千五條以陳踊之志內有織成衣裾

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南羣張碩與碩織成袴衫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流蘇斗帳懸金薄織成腕囊

又曰石虎皇后出女妓二千爲鹵簿冬月皆着紫綸巾蜀錦袴脚著五文織成鞞

又曰石虎獵著金縷織成合歡袴

高柔婦與柔書曰金奉織成袪一量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水凌之理也

漢官典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縑白綾被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八

五

魏畧曰大秦國有金縷繡雜色綾其色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綾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城門校尉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晉武康起居注曰詔臨邑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

晉安帝紀曰桓立幼時會于西堂設伎樂上施絳綾帳縷金以爲飾

晉修復山陵故事曰帝改服著白綾帽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雜色綾十端

後漢書曰辛穆字叔宗與戍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

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沙爲沙門從師送覺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寸疋托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一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具十花綾其色綠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

又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合織定羅絲袍段及可幅盤條綾一千疋况立鵝天馬掏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疋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卽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詔許罷進盤條綾一千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六

六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掛

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弟使作之一疋值錢一萬又與綠綾七百端值錢百萬

符丕答謝玄書曰今往大文羅大綾各五疋

穀

三禮圖曰五綵方山冠以綵穀爲之

說文曰穀細繪也

釋名曰穀粟也其形戚戚如也

戰國策曰先生正計見齊宣王宣王曰願聞先生直言正諫計曰王之憂國憂民不知王之愛一尺之穀王使人爲

冠不使左右便僻使工者以爲優也治齊國非左右便僻無使也故王之愛民不如一尺之穀

漢書曰江克召見太一宮目請愿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上許之克衣紗縠單衣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冰紈方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左右虎賁皆冠鷩紗縠單衣魏志曰袁術遂僭號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梁肉揚子法言曰或曰霧縠之鹿曰女工之蠹

潛夫論曰小民或刻剝綺縠以榆葉水波文

抱樸子曰勁弩之餘力不能動霧縠

宋玉風賦曰主人女鬻承曰之華更被母縠之單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六

七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羅綃垂霧縠

言細好如霧出以復須也

劉績魯都賦曰女工則絳綺縠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縠三端

紗

東觀漢記曰馬融博洽通儒教養諸生千數融好侈飾常施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晉書曰武帝泰始元年帝多用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梁書曰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

事具鹵簿門

後魏書曰遊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能詔許之引入

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慙勸仍爲流涕賜青單衣委貌冠

被褥錦袍等物

北齊書曰瑯琊王儼字威仁武成第三子拜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北史曰齊盧道虔聘妻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坐講老子道虔第元明隔羅帷以聽焉

唐書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菓紗單衣迎謁路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絳紗單衣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夫人問少君曰朕思李氏其大平御覽

卷八百十六

八

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而不可門帷幪耳潛英石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冷刻之人像不異真人使此往後則夫人至矣迺遣人至晦海經年而還得此石命工依李夫人彩刻成置於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又曰江漢之民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招祇之祠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沈於波中以食蛟龍水蟲畏之不侵食也

蔡克別傳曰克字子尼體貌尊嚴莫有媠媠高平劉整雋才曰衣居家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在坐而竟日不自安

齊諧記曰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從與父同入出至二更

中忽見一人着紗縠披絳綾袍云是關山王

關山在餘杭縣

秦記曰符堅以太常韋暹母宋傳其父業周官音義乃就  
宋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綃

毛詩義疏曰楊之水素衣未繡繡當爲綃綃綺

禮記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哀玄綃衣以褐之

君子大夫士也 綃絹

屬也梁之於玄以玄青裘相直也

廣雅曰綃謂之紬

晉令曰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羅綃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  
昭王處以單綃華幄

又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六

九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之輕裾

綃

說文曰綃赤黃色也

釋名曰綃似蜚蟲之色綠而澤也

史記曰范雎改名爲張祿相秦秦伐魏魏使須賈於秦雎  
微行弊衣徒步入邸見須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今叔何  
事雎曰爲人質作賈意哀之留坐飲食曰范叔寒如此哉  
乃取其綃袍以賜之後雎見賈賈頓首言死罪雎曰公所  
以得不死者以綃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漢書曰文帝身衣七綃

如淳曰七帛也

漢書儀曰大官賜官姣婢各三千人大置酒日皆綃繡蔽

膝

漢舊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白表赤裏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  
諸侯皆以竹木爲之不得加綈之餘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於太液池傍起霄遊宮以漆爲  
柱鋪黑綈之幕又造飛行殿所幸之宮咸以氈綈籍地惡  
車轍爲跡之喧也

竹林七賢論曰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  
莫非錦綈阮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中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鄴中記曰石虎中尙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六

十

人有青綈或白綈或緋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

范子計然曰綈出河東

鹽鐵論曰麀貂格不益錦綈之寶是以王者不珍

張衡西京賦曰木衣綈錦上被朱紫

麀

韋輝光毛詩問曰七月之時無褐箋云褐毛布也賤者之  
所服也今麀亦用爲之

爾雅曰麀麀也

郭璞注曰毛蓋所以爲麀也又曰麀毛也麀胡人續羊毛作衣

說文曰麀西胡毳布也

吳歷曰魏文帝賜吳王太子麀二張

吳志曰孫堅爲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

署赤綢幘令親近時祖祖茂著之車騎爭逐茂堅故從閒道得免

于寶晉記曰孫皓遣使詔書賜班蜀五十張絳蜀二十張紫青蜀各十張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沮渠蒙遜尙書卽王朽送戎蜀千疋銀三百斤

鄴中記曰石虎御府蜀有已頭文蜀鹿子蜀花蜀扶南傳曰安息國出五色蜀

鹽鐵論曰金當者黃金馬腦勒蜀繡馬淹汗

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遁病蒙絮被絳蜀襜乘驛馬宿下邑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余令勿關乃開而去此安靜自存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一

士

也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謂王曰諸梁時西域胡來獻蜀悔不取也

班固與弟超書曰寶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中得雜蜀十餘張也

紬

說文曰紬大絲繪也

釋名曰紬抽之抽引絲端細緒也又謂之挂掛也掛於杖端振舉之也

北史曰袁聿修爲太常少卿出使巡者仍令考校官人得夫經兗州時刑劬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別信聿修不受

與劭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  
此心不貽厚饋劭亦欣然頓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  
此敬承來旨吾無閒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郎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六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六終

吳興陳杰分校

